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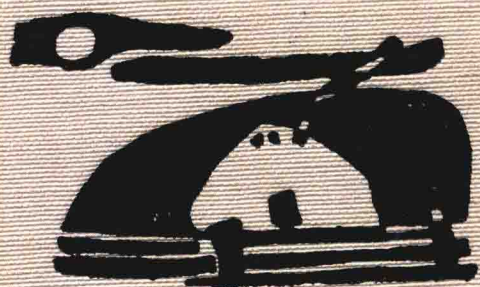
名家新疆丛书

石头上的毡房

郁笛 著



新疆文化出版社



石头上的毡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上的毡房 / 郁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文化出版社, 2016.5
(名家新疆丛书)
ISBN 978-7-5469-8535-0

I. ①石… II. ①郁…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408 号

书 名 石头上的毡房
著 者 郁 笛
出 版 新疆文化出版社(www.xjdzyx.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选题策划 于文胜 王 族
责任编辑 王 族 王 荣
封面设计 李瑞芳
责任印制 刘伟煜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写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8535-0
定 价 52.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写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卷 路途上的风景
003	海流滩,往事与传说
008	尘土后面的禾木
014	白哈巴村里的一夜豪雨
019	那仁,短暂的季节和遥远的牧场
022	白石头上的两棵树
026	又见福海
031	乌伦古湖的碧水清波
037	山城富蕴
044	额尔齐斯,一条河流孕育的传说
048	一条老路
051	神钟山记
057	第二卷 河床里的羊群
059	青格里
063	三道海子,一个季节的枯黄

068	千年石堆猜想
074	夜宿毡房
081	山雨坡上行
086	岩石上的猎手
090	古墓村庄
094	漠风吹过了旗帐遗址
097	第三卷 酒碗里的盛装
099	一个哈萨克少年
104	一头受到惊吓的驴
107	马车上的睡眠
111	一个醉酒的蒙古人
115	手指上的舞蹈
119	风吹草低
123	喇嘛召往事
126	八省仪园里的异乡魂魄
131	第四卷 遗址上的光阴
133	小镇光阴
138	一座矿坑的历史
143	石头的标本

147	老屋和木桥
152	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电站
157	第五卷 石头上的毡房
159	石头上的毡房
163	裂谷遗留下的时间遗迹
167	黄羊奔跑
171	乌鲁木齐
178	五指泉,密林深处的一缕阳光
184	卡拉塔什的黑色陨石
188	去切木尔切克
191	浩瀚的湿地
194	一只大鸟携带的天空
199	第六卷 布尔津河的火焰
201	山顶上的云朵
204	困倦的羊群
207	沿着一条河流的方向
211	天边牧场
214	一棵树的荒原
216	偶遇野马

219	小镇恰库尔图的前世今生
222	布尔津河的火焰
225	冲乎尔平原上的一个小站
229	第七卷 高坡上的油菜花
231	昭苏夜行记
234	高坡上的油菜花
237	草上夕光
240	微小的蜻蜓
243	吾守尔的果园和他的午宴
246	荒原牛栏
249	深夜,开往哈密火车
252	草色
255	哈日图热格
258	悬崖上的桦树林
261	乌拉斯台散记
272	后记

第一卷 路途上的风景

海流滩，往事与传说

这是一个草原上的传说，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之后，透过这一百年的沧桑岁月，海流滩草原仿佛陷入了漫长的回忆，在绿草和山花间，便有一种不可移动的肃穆和庄严，静静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期的结果的到来。一年又一年，海流滩都在借助于光阴的魔力修复自己，来自草原深处遍体的伤痕。

海流滩草原距布尔津县城约 80 多公里，面积约 147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为 1200 米，是布尔津县主要的夏牧场之一。现实的草原，在夏季到来之时绿草如茵、野花烂漫、牛羊成群、毡房点点，蓝天与草原相映相融，一派宽敞而迷人的草原风光。

海流滩蒙古语称“哈路特”，意思是白鸟聚集的地方。传说在很久以前，海流滩的水比现在丰美得多，吸引了大量的天鹅在此停留。天鹅洁白的羽毛，优雅的体态，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牧民们视为神鸟。他们认为这里之所以水草丰美、六畜兴旺，全是得益这神鸟的保佑。

与海流滩一山之隔有一片草原叫白碱滩。那里住着另外一支部落，他们听说海流滩上有神鸟，便起了偷猎之心。当时海流滩部落的首领叫巴尔勒拜，他察觉到了白碱滩部落的偷猎行动，便组织牧民们全力保护神鸟免受伤害，双方由此而发生了多次战争，各有死伤，但幸运的是，海流滩上的草原部落，在首领巴尔勒拜的率领下，终于通过战争的方式，保住了神鸟未被猎走。

而巴尔勒拜却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他临死前,要求部落里的人们将他葬在一座名叫白格托别的小山包(刚进海流滩路左边的一座圆形小山包)顶上。他说,他死后也要每天看到神鸟优雅的身姿,听到那神鸟动听的歌声。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海流滩的水越来越少,草也越来越少了,美丽的天鹅,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地飞走了。

白格托别山每年都在升高,想是已故的部落首领巴尔勒拜,希望站得更高以寻找他心目中的神鸟吧。草原上的牧民只要在海流滩举行赛马活动,都以白格托别为起点。

为什么会这样?是想快马加鞭追上逝去的神鸟也说不定。

这是充满了英雄崇拜的草原民族,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传说。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也无须考证。因为这样的故事在阿勒泰草原上,几乎每一个山前平原上,都能够听得到。

而当地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或者更早的时期,海流滩一带就已有了解人类活动的凭证。他们的证明就是在海流滩一带发现了大量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草原石人,据考古专家的证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应是突厥部落中的索虏人(也有人说是塞族人)。从石人的形态上看,都是中长的头颅,深陷的眼窝,高直的鼻梁,上翘的胡须,脑后梳着多股辫状披发。而且石人都刻成左手执杯状物,右手执兵器,腰上系有长短不一的兵器及一些常用工具。这些特点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索虏人的石人雕像完全一致。

但目前这些石人由于多种历史和人为的原因,大多已经去向不明,均不在原处了。

现在生活在海流滩草原上的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他们于19世纪开始游牧于此。在这之前,据说海流滩的牧民都是蒙古图瓦人,他们早在哈萨克牧民到来之前,就已零零散散地分布到了禾木、喀纳斯、白哈巴及哈萨克斯坦一带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海流滩草原，目前还保留有白俄时代的村庄和木屋。据说，这都是俄罗斯人 1955 年—1963 年移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留下来的。

这些移居他乡的俄罗斯人，是在 1914—1917 年间，从俄罗斯大量流散此地的，他们主要定居于禾木草原、海流滩草原和冲乎尔盆地东南端的山前平原和河谷里。

据说，当时迁入禾木、海流滩及冲乎尔的俄罗斯人，主要是受到宗教迫害的异教徒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逃出的沙皇贵族。他们都曾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家境富裕，曾在海流滩建立过一所学校，教育他们的孩子。至于他们后来匆匆离去的原因，有人说是俄国的政策好了，因此他们就回去了。

但据考证，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俄国，大部分人都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布尔津县旅游局接待了一位澳籍俄罗斯人伊万诺维奇，据说他是到海流滩去为他的父亲上坟。而伊万诺维奇说出的一段惨烈的历史，或许是这些俄罗斯人匆匆迁离的重要原因吧。

他说，那是在 1942 年。当时只有 20 岁的伊万诺维奇，称父母定居海流滩时才生下了自己，而只比他大一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孙女达列涅娃，随其叔叔安德烈就住在禾木草原。

达列涅娃出生时，其母因难产而死，因此其叔父安德烈就像对亲生女儿一般对待她。

21 岁时，达列涅娃已经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了。她的叔父便想给她找一位小伙子，但达列涅娃两年前偶然遇见了也住在禾木草原的一位名叫托合达尔的哈萨克猎人。当时托合达尔已经 38 岁了，但他那强健的体魄、幽默的谈吐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一下子就迷住了达列涅娃，而达列涅娃的美丽也让托合达尔心驰神往。几次约会后，两人便瞒着家人私订了终身。

达列涅娃离家出走后，便跑到了托合达尔家。

常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托合达尔所在的草原上的人们，听说了托合达尔家有一位俄罗斯姑娘上门，就将其视为给草原的哈萨克人带来了天大的灾难。托合达尔年迈的父母，也被托合达尔和达列涅娃的事情吓坏了，这天恰巧托合达尔外出狩猎未归，老夫妇一看这位找上门来的漂亮姑娘，便猜到了她是谁，他们一边客气地将达列涅娃让进毡房，一边又派人去通报巫师。

不一会儿，巫师带了许多人凶神恶煞般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便把达列涅娃抓走了。他们凶残地将达列涅娃反绑双手扔进了禾木河。而托合达尔此时正在山中狩猎，家里发生的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达列涅娃被扔进河里后不久，即被叔父派出找她的人救起，达列涅娃醒后向叔父哭诉了一切。

叔父安德烈听后勃然大怒，发誓要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报仇。

恰好第二天便是古尔邦节，安德烈借口向那个部落的人祝贺节日，便邀请了40户120余名那片草原上的人（其中包括托合达尔的亲人）到他家做客。他用掺着迷药的酒灌晕了这些哈萨克人后，便派人将他们全部杀死，然后扔进了禾木河。

一时之间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血腥味在禾木草原上经久不散。

托合达尔狩猎回家途中恰好发现了这一幕惨剧，红着双眼怒吼着冲了上去，手起刀落，一气砍死了十几个俄罗斯人，但托合达尔也浑身浴血，拼着最后一口气逃走了。

他跑回海流滩休养了几天后，又纠集草原上的牧民马队杀奔禾木草原……

伊万诺维奇说，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0年，双方死伤非常惨重。俄罗斯人越来越少，而哈萨克人却越来越多，从1955年到1963年间，不断有俄罗斯人偷偷迁走，最后终于全部走完了。

据说，当年托合达尔在争战中曾经遇见了达列涅娃。他质问达列涅

娃，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屠杀他的族人，达列涅娃向他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后，也自知前因后果皆因她而起，便在托合达尔的马前撞岩自杀了。

以后的故事怎么发生的就不得而知了，只听说托合达尔于1983年在禾木深山里郁郁而终。

比较起那个远古的关于神鸟的传说，这一段似乎就发生在当代的“往事”或者传说，应该不会离我们太遥远。只是，这个裹挟了爱情的当代传说，拥有太过血腥的战争和仇杀。且不说故事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原貌，我想，在海流滩草原的记忆深处，一定还保留着她自己的诉说，不管那些记忆有多么久远。

我们无法移动一片真实的草原，那些血腥的屠杀和惨烈的战争也不能够。

这就是万古不变的历史的法则，人与自然的永恒的法则。这个故事，只是我在来到这里采风时，偶尔采集到的，关于草原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我把这些故事和传说，近乎完整地呈现在这里，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通过它们来打开一片高山草原的神秘面纱。

因为，一片陌生的草原，生长在阿尔泰的千山万壑间，生长在旅人的记忆之外，这片草原的名字，叫海流滩。

尘土后面的禾木

对于来喀纳斯旅游的人来说,除了沿途风光的点缀之外,另一个地方是不可不去的,那便经嘉登峪下山,行约 50 公里山路的禾木草原——只有两个行政村的禾木喀纳斯蒙古乡所在地的禾木村。

其实,大多数人慕名前来,在踏勘了长期以来远在山里人未知的禾木草原风光之余,更多的人还有另外一重心理的期待,禾木村上居住着神秘而古老的部落——图瓦人。这里是中国图瓦人除了喀纳斯村、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之外的另一个主要聚居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图瓦人一直保留着古老的生活传统,守望着原始的文化和习俗。

2004 年 7 月,“喀纳斯风韵”笔会的行程表里,便有从喀纳斯返回途中,经嘉登峪前往禾木去的计划安排。

这是一次浩荡着烈日与尘土的山地旅行。进山的公路显然还正在修建中,一些远景中的旅游规划项目,看来,还仅仅只是在规划当中。于是,这样的原始形态的森林和草原,便拥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古朴气息,远比那些已经开发和装点出来的风景游览区,更具有“观赏”的价值。所以我在禾木之行中,所感受到的视觉中的冲击,是在喀纳斯旅行的意料之外的。

正因为整条进山的路,有大部分还处在柏油路面的建设之中,所以,进山的汽车,多数情况下是在一些尚未完成的路基或者便道上行驶的。有一些沿途未动工的路段,则保持了原始山路的颠簸和坎坷原貌,车行

其上,不时引来年轻女士们的一声声夸张得尖叫声。而在我看来,这些纤弱的尖叫,正是对这条山路的由衷赞美和感叹。

行驶在这样的山路上,尘土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烈日下的酷热,急急地奔赴而迟迟无法抵达的焦虑与兴奋,风光的延展和变化,一次次在人们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来。而两辆受了莫名的委屈却无法言传的小型面包车,也只有默头赶路的份儿了。至于车速的急缓徐行,完全是根据了山路的脸色行事,不管车上的这些客人们发出了怎样的尖叫与怒吼,对于坚守于山路上的汽车而言,那是一些无法动摇的原则。

山路难行,而风景绝佳。这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随着进山的时间持续下去,车子上地喊叫声慢慢地小了。我注意到那些犹如谁在无意中打开的一幅幅画卷,那些已经怒放或者行将枯萎下去的草地上、山坡上的各色草木花阵,黄红橙紫、白蓝青绿,那样丰富的色彩经过调染一般,铺展在如此阔大的山坡和草地之上,而绝少的人迹和房舍,少量的牛和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少得可怜的羊群,是这些色彩和画卷中的绝佳搭配。那些山艾和野菊据说都是上等的草药,只可惜这些赤野百里的广大山坡上,它盛开得过于浓烈,你无法甚至还来不及发出一声对她们的赞美和感叹,就又被另外的一片奇异的色彩击中了视野。

是的,在进入禾木的尘土弥漫的山路上,禾木就是用这些视觉的盛宴来吸引游客。

当然,在这样的盛夏时节里,禾木还会以草原、峡谷、油画般的森林效果来减缓你的旅途疲劳。而毫无遮拦得金色阳光是她门肆意挥霍的原材料,有了阳光的涂抹,在那些山林和花草的浓淡处,在一袭袭纷披的浓绿山坡上,从千万年的森林里,伸出了一条季节的小腿,它们把自己的身体之美,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世界的面前!其实,说是世界,在这里,也只是你的一双小小的眼睛而已。

只是因为,养在深山人未识吗?

古老的禾木显现了现代人的审美缺失。这些多少年的阳光和雨水湿

润的山林与草地,在大山的荫护下,多么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态系统,免遭了人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洁净的植被处在一个庞大的净化器里,就连一些被车轮碾压过的尘土,也都泛起了乳白色的汽沫,仿佛是对这个尘俗世界的有力抗争,是否也是对于怀着各种心态进山来的人们,一个小小的警示呢?

我注意到有三五头在路边停歇的牛,大半都没有很用心地去啃食已经伸到嘴边的青草,而是或举目凝神,或卧地反思。由于距离的原因,我无法看清楚,这些无法预知自己命运的牛们的眼神里,拥有一种多么泰然若之的神态。我知道就在我们的这次行程中,几乎每一餐的饭桌,都少不了的牛羊肉,想到这些似乎是无家可归,更不知命系何处的路边的牛啊,在多么荒远的时空里,它们哲学般的沉思,是否早就在预习着自己的命运?

我想,牛的命运也罢,还是人类自身的命运也罢,归结到禾木草原这样的远古自然面前,都会获得一种无须解答的终极性的答案——那便是在时间的残酷性现实面前,一切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判断,都必须回到大自然的根本性上来。

进入林区的途中,不时有一些怀抱着相机的人们一次次要求停下车来,他们或许是发现了一处绝尘的风景,或是在路边的森林中,听到了一声稀世的鸟鸣,循迹而去,除了阳光下大片的森林里无声的喘息,那一树又一树的垂挂和纷披,进入摄影者们镜头的,往往只剩下一个短暂的瞬间了。即便如此,兴奋异常的摄影者们,也仿佛获得了至宝一样地返回到车里,复又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像一位并不熟悉环境的偷猎者,带着几分惶恐和喜悦的心情,厮守着自己手中的快门。

而我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地,禾木乡所在地——禾木村的突然呈现,便显得有些突然和意外了。

原来,这个人口不足两千人的民族乡,却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国毗邻,地处欧、亚两个大陆板块的腹心地带,拥有像友谊峰冰